

他们为流浪动物撑起一片晴空

□本报记者 杨元琪

街巷里、楼宇间，流浪的犬、猫再平常不过了，好多人连余光去瞥一眼它们脏兮兮的身影都不愿，更有甚者对其施以暴力。但在我们身边，还有一群人默默关注照顾着这些无家可归的生灵。近日，记者走近这群满怀爱心的人，看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诠释对生命的尊重。

爱心大姐 与流浪狗的不解之缘

“花花，吃饱了别乱跑，趴这儿歇会儿。”4月8日中午，记者路过优越花苑小区，循声望去，瞥见花坛边王琳正与两只脏兮兮的流浪狗逗乐，地上散落着馒头渣和肉屑。

这是记者第三次见到王琳喂食流浪狗，清明小长假前，记者曾跟踪采访过她两次。第一次是4月1日，那天中午阳光和煦，王琳低头抚摸“花花”，这只狗十分瘦小，黑白相间的体毛很长且已打结。见到记者走来，“花花”赶紧躲到王琳身后。另一只黄白相间的狗狗名叫“鲍牙”，胆子挺大，靠前嗅闻记者的裤子，记者本能地后退一步。“别

怕，我带它打过针了。”听到王琳的话，记者有些尴尬，随即蹲下，让“鲍牙”用舌头舔舐着记者的手指。

王琳44岁，在商业大楼上班，家在附近小区，养了3只狗，有两只捡回的流浪狗，最早被带回家的那只狗已经跟她生活快5年了。

“我从小爱养狗，只是家里地方小，养不下了。”王琳说她从5年前开始关注流浪狗，像她一样的人还有很多，特别是一些临街商户，愿意给这些可怜的小生命一些喂食。爱家宠物门诊的执业兽医师勾全喜经常为流浪狗提供帮助，“鲍牙”就是他的“客人”。

现在，王琳每天工作之余都会探望“花花”和“鲍牙”，几块馍干、一把肉粒，两个可怜的小生命得到了最基本的照料。若时间充足，王琳还会陪它们玩一会儿。“都是生命，给它们一口吃的，最起码饿不死。”王琳说，现在不少流浪狗是被主人弃养的，这些狗大多有心理问题，希望大家怀着爱心去饲养宠物。

热心要有“度” 爱心要理智

“在我们身边，像王琳这样关爱流浪狗的爱心人士还有很多，他

们有固定的组织，遇到麻烦也会来我这里寻求帮助。”勾全喜告诉记者，我市有不少爱心人士捡到受伤或生病的流浪狗后带到他的门诊救治，他会按成本价收取基本的治疗费用。

爱家宠物门诊大厅里有一只名叫“小美”的土狗，右前腿天生残疾，不能完全伸直。“小美”是4年多前勾全喜在店门外捡到的，当时它身上有伤，医治伤愈后也没人领养，现在至少10岁了。“小美”是只母狗，性格非常温顺，躺在地板上露出肚皮“撒娇”，无论记者如何逗玩，它都百依百顺。

勾全喜推荐了“平顶山流浪动物救助领养”微信群群主“居易”，建议记者向他咨询关于救助流浪动物的更多信息。随后，记者来到开源路南段“居易”的工作室。

“居易”是一名自由职业者，目前主要做网络销售。“居易”为记者泡了杯茶，讲述起他与流浪动物的不解之缘。这个25岁的年轻小伙讲话沉稳，且很有条理。“当年我在郑州闯荡，领养了一只狗，现在仍然跟着我。”“居易”说，微信群是一年多前建起来的，现在成员已有近500人。这足以表明，在关爱流浪

动物这件事上，大家是有一定共识的。但热心要有“度”，更要懂得理智，不能被道德绑架。否则，好心并不一定能办成好事。

“居易”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，前段时间，我市有位爱心人士在市郊发现一个为狗肉餐馆提供货源的“黑窝点”，该爱心人士花费370元买下一只萨摩耶犬，但仍有众多狗狗等待“救援”。此事在微信群公布后，大家捐款近8000元要去解救狗狗。经过再三思考，“居易”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，执法人员依法查处了这个“黑窝点”。“如果今天我们花钱买下10只狗，那么明天就可能没有20、30只狗等着我们去买。这不是在救助，而是在纵容。”“居易”说。

推广科学救助模式 让流浪动物越来越少

据“居易”介绍，一般情况下，他们遇到流浪的品种犬后，都会先寻找主人，如果找不到，就先进行临时安置，确定健康状况后发布领养信息，为其寻找新的主人。对于那些品相不好、无人领养的流浪动物，他们会安置在“救助小院”。

“救助小院”是“居易”的朋友

岳冰冰女士筹建的流浪动物救助基地，已运营了一年多，目前有20多只流浪狗圈养在那里，可提供基本的饲养条件。“救助小院”的运营经费来自爱心网友的捐赠，目前每个月的花销约2000元。

“圈养流浪动物的成本太高了，没有政府的投入，仅靠几个热心人去喂，总会有撑不下去的那一天。我更建议从源头上减少流浪动物，毕竟城市在发展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身边存在流浪动物。”“居易”说，我国部分大城市在控制流浪动物的过程中，已经开始推广“TNR”(Trap、Neuter、Return)模式，即“捕捉、绝育、放归”。这种模式借由对流浪犬、猫施以绝育手术，使之无法继续进行繁殖，从而控制流浪犬、猫族群的增长速度。

“居易”举了个例子，当我们救助一只流浪狗后，会对其进行体检，确定其健康状况，施以必要的驱虫和免疫措施，然后对其进行绝育手术并在体表进行标记，进而放归。目前，“居易”正在寻求与我市有资质的宠物门诊机构进行合作，推广“TNR”模式。“还是希望大家在选择饲养宠物时多加考虑。既然不爱，就不要伤害！”“居易”说。

草莓热销

昨天上午，在体南农贸市场附近，商贩在摆放草莓。据了解，随着气温逐渐升高，市郊草莓大棚进入批量产果期，草莓价格也随之下降，约每公斤20元，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。

本报记者 张鹏 摄



鲁山男子患尿毒症 坚持追求歌唱梦想

□本报记者 胡耀华

30年前建设的一幢土瓦房内，除了堂屋一套崭新的音响，一件像样家具也没有。4月7日下午，在鲁山县下汤镇和尚岭村，刚练完歌的叶恒无奈地说：“我现在一周做三次血液透析，啥活儿也干不了。”

33岁的叶恒原本有个幸福的家，父母操持家务，他和妻子外出打工。正当一家人向着梦想冲刺时，叶恒突然病了。“那是2016年，当时我在四川打工，感到身乏无力，还经常晕倒，到多家医院检查后，都说是尿毒症。”叶恒说，为了治病，原打算盖房用的10多万元积蓄花完了，又欠了不少债务。现在，叶恒每周需做3次血液透析，除了农村合作医疗报销，每月还需承担上千元费用。

记者看到，因长时间扎针，叶恒整个胳膊青筋暴起。叶恒说，他的母亲血压高，一双手颤抖得厉害，有时还会晕倒，因缺钱一直不愿去医院检查。“现在我家连头猪仔也买不起，你知道我多想养一头猪。”叶恒的母亲说。

记者了解到，叶恒家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，叶恒每月能领取180元最低生活保障金。叶恒膝下一儿一女，11岁的儿子在村小学上学，6岁的女儿从前年起一直跟着在外打工的母亲。

叶恒从小爱唱歌，上学时经常在学校登台演出，14岁那年还在鲁山县电视台举办的歌手大赛中荣获第三名。后来叶恒逐渐成了村上的“草根”歌手，每年夏天只要在家，他就组织消夏晚会，和村民、歌友一起演唱。叶恒的音响坏了，去年夏天，几个邻居和歌友凑钱给他购买了一套新的，叶恒感动得不知道说啥好。

“原来唱歌纯属爱好，没想着挣钱。”叶恒说，从两年前开始，不管哪里举办文艺活动，只要对方给钱，他就去。但叶恒的遭遇极少有人知道，花钱请他唱歌的人并不多。采访结束时，叶恒告诉记者，如今体力活干不动了，他打算好好练歌，既可消磨时光，而且唱好了也能赚些生活费。

把蒲公英做成高品质茶叶卖!

大学生雷德华返乡创业助村民脱贫

□记者 王春霞

本报讯“黄花苗”学名蒲公英，是一种常见中草药，不少农民常拿它煮水当清火茶。如今，经过鲁山返乡创业大学生雷德华的加工精制，蒲公英变身成高品质茶叶走向市场。4月7日，在该县瓦屋镇上竹园寺村雷德华的蒲公英深加工基地，前来务工的村民正在忙着分拣、切段、晾晒刚挖出来的蒲公英。

上竹园寺村地处深山区，漫山遍野的蒲公英开着黄色的花朵。“我毕业于信阳农林学院食品科学系，茶叶加工是我们的专业课之一，毕业后在郑州一个集

团做了几年采购。”今年30岁的雷德华看起来阳光又精干，他说，“鲁山本来就有制茶历史，而蒲公英在家乡随处可见，药食两用，《本草纲目》等药学词典均有记载，于是就想到了制作蒲公英茶。”

2017年，雷德华响应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号召，回到家乡上竹园寺村。他与上海海关驻村第一书记王箭接触后，在对方的指导和带领下开启了创业之旅。他首先流转土地近100亩人工种植蒲公英，随后注册成立公司，申办食品生产许可证，建立了一条蒲公英袋泡茶生产线，长期安排10余名贫困户务工。随着市

场的拓展，公司开发的蒲公英茶销量大增，雷德华就大量收购村民们创出的野生蒲公英，不仅带动本村村民参与到该项产业中，还辐射带动整个瓦屋镇的居民采收、出售蒲公英。

记者在制茶现场看到，偌大的厂院里，晒满了淘洗后的蒲公英，十多名妇女正在忙碌，有的在分拣、择叶，有的在剪切、淘洗。制茶车间及包装车间里也有人在忙碌，进入需要套鞋套、换衣服，全副武装。66岁的韩香是上竹园寺村大沟组贫困户，正在择着蒲公英叶子，她对记者说：“年龄大了不能出去打工，老伴患癌也需要人照顾，平时没啥

事可干，在这儿一天能挣60元，可高兴啦。”

“黄花苗一年可收春秋两季，现在正是忙时，得雇几十名临时工。”本村的雷老师退休后在这里帮忙管理，“这些叶子晾晒后，要经过杀青、揉捻、烘干、提香等一系列工序，和制茶一样。一般情况下3斤湿黄花苗能筛出1斤叶子，10斤叶子才能制出1斤茶。”

雷德华告诉记者：“刚开始做的是袋泡茶，现在已开发出了颗粒茶，市场销量很好。我的愿望是带着村民一起致富，将来还要建蒲公英庄园，带动旅游业发展。”